

A dark, atmospheric photograph of a park bench in a field under a cloudy sky. The bench is on the right side, and the sky is filled with heavy, dark clouds.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contemplative.

死人码头

【英】葆琳·罗森 著 李海林 蒋 歌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死人码头

[英] 葆琳·罗森 著
李海林 蒋 歌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人码头 / [英] 罗森著; 李海林, 蒋歌译. —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12. 11

(海滨谜案系列)

ISBN 978-7-5442-6216-3

I. ①死… II. ①罗… ②李… ③蒋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123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2-156

DEAD MAN'S WHARF by Pauline Rowson

Copyright © Pauline Rowson 2009

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.

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uline Rowson
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.

Chinese Copyright © 2012 by Nanhai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(copyright@rightol.com)

SIREN MATOU

死人码头

作 者 【英】葆琳·罗森
译 者 李海林 蒋 歌
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
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 (0898) 66568508 (出版) 65350227 (发行)
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: 570206
电子信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印 张 9.75
字 数 243 千
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216-3
定 价 29.00 元

南海版图书

To Harry

致哈里

第一章

1月5日，星期一

“杰克逊先生以前收到过死亡恐吓吗？”霍顿探长极力压制住声音中的怒火。通常情况下，他都会严肃对待此类事情，但这次例外。

“没有，探长，尼克^①也从没有收到过。”坐在霍顿对面的女人一与霍顿对视，就迅速把视线移开了。他心想，她是不是因为浪费了警察的时间而内疚？

她紧张地坐在对面的皮革椅上。她一身黑衣，在霍顿看来，她更像是一个没有包头巾的修女，而非一名电视导演。不过，他想他关于导演的看法可能是被报纸和杂志误导了，在报道中他们通常都是有影响力的风度翩翩的男人。但《英国沉船》与《泰坦尼克号》实在难以比及，佩里·杰克逊也不是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。霍顿和康泰利刚走进位于南海滨海区的皇后酒店的豪华接待室，还没有见到杰克逊，就被科琳娜·丹顿拦下了。

在去酒店的路上，康泰利巡佐已经告诉霍顿，电视节目总

^①编者注：尼古拉斯·法恩斯沃斯的简称。

4 死人码头

是有一些危险的成分，这使霍顿坚信，这些匿名的恐吓电话只是用来吸引媒体报道的宣传伎俩。他为此和康泰利赌了一个月的免费食堂午餐。

“确实会有人跟踪电视明星，你知道的，安迪，”康泰利回应道，“有很多非常奇怪的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见过那种人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这么确定这些恐吓电话是假的？”

“我只能说是直觉。”

真是这样吗？或者只是因为佩里·杰克逊和他的节目搭档尼古拉斯·法恩斯沃斯很有“身份”，所以当自己被老板罗琳·布利斯督察派来这儿调查无聊的事时而恼怒进而猜疑？这两个人霍顿都从没听说过，不过也不足为怪，因为他住的船上没有电视。

“杰克逊先生现在在哪儿？”他问科琳娜·丹顿。

“正在跟尼克吃早餐。”

恐吓电话显然没有影响他的胃口。霍顿就没吃早餐。一点东西也没吃。自从半夜时决定清晨去希斯罗机场见艾玛，他就几乎忘了吃饭这回事。

他的思绪回到了机场大厅，八岁的女儿冲进他怀里时，凯瑟琳非常愤怒。他答应艾玛，她可以待在船上，跟他待在一起。艾玛很高兴，凯瑟琳却很生气。只要是关于他见艾玛的事情，她似乎就一直是这种态度。霍顿不知道为何如此。他想，凯瑟琳已经在向她的律师抱怨。无所谓，随她去吧。

他把注意力转回到手头的事情上。尽快处理完此事，这样他就能早些回到警局，着手处理真正的犯罪案件。

“你剧组的人在哪儿？”

“杰森，我们的摄像师和音响师，很可能还在睡觉。”

霍顿注意到她语气的细微变化，这告诉他她不赞同这样。或许是不满意杰森这个人。

“探长，我们的预算很紧。如果我们需要额外的灯光或摄像机，我们就在拍摄的地方临时租用。我们只来这儿几天，拍几个外景镜头，与潜水承包商见面，制订工作计划。另外，佩里来这里做一些额外的研究，他正在写书。”科琳娜说得好像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本书，也许对于她和杰克逊先生的确如此。“潜水节目将会在五月份拍摄，”她补充道，一只手理着短短的黑发，“需要的话我们会找人。”

如果是宣传伎俩，为什么恐吓电话是在这个时候呢？节目拍摄的时候再上演这些，炒作效果肯定会更好。但霍顿向来爱挖苦人，他问道：“现在电视上在播放这个节目吗？”

科琳娜迟疑了一下，低下眼睛答道：“我想他们正在重播德文郡潜水系列。”

你想！你他妈的本来就知道。这样的噱头会吸引媒体的注意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观众。霍顿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，说道：“你跟媒体提过恐吓电话的事情吗？”

科琳娜显得很惊讶。“当然没有。佩里甚至不想让我给你打电话。我也不想麻烦，只是尼克坚持这么做。如果只有一个恐吓电话的话也不会麻烦你，但是有三个——”

“我想跟杰克逊先生谈谈。”

“我给他打电话。”

“你刚才说过，他正在吃早餐。”

科琳娜来不及阻止，霍顿已经穿过接待区，向餐厅走去。他环视着四周，看是否有像是记者的人。他敢打赌，有人在拍他，或者是科琳娜·丹顿的手提袋里藏有录音机。他很不相信记者，节目播出时如果有他或康泰利的声音，他也不会惊讶。或者诸如此类的报道：佩里·杰克逊不顾生命危险继续潜水。好吧，就随他们胡说八道吧，他这样想着，环视着餐厅。只有六张桌子有人，没有一个像是记者，除非记者们突然都成了年长的老人。

6 死人码头

只有一桌是两个男人。很显然，他们就是杰克逊和法恩斯沃斯。他们好像在吵架。他们低着头，表情严肃。其中一个明显心情不佳，他发际线靠后，眉头紧锁，黝黑的脸微微发红。

霍顿走近时，他们都抬起了头。

眉头紧锁的那个男人话说了一半，停下来厉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是杰克逊先生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？没看见我正在吃早餐吗？”

科琳娜·丹顿匆匆赶来，连忙做了介绍。

杰克逊还是皱着眉，对科琳娜很是不满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强迫自己的圆脸上挤出一个他显然认为是表示欢迎的表情。

如果那是表示欢迎，霍顿心想，他宁愿在寒冷的黑夜去墓地见德拉库拉^①。

霍顿拉出一张椅子。杰克逊一开口说话，霍顿就确信了对他的第一印象，他就是个自大的混蛋。“探长，我真不知道你来干什么。我没叫你来。”

现在谁还会那么说话？约翰·梅杰首相说话倒有几分相似，但他也已经成为历史。

杰克逊身材结实，头发黝黑，一双急躁愤怒的褐色眼睛，似乎能把人看穿。霍顿猜他应该四十出头。坐在桌子对面的皮肤白皙的男人与他完全不同，科琳娜·丹顿介绍他是尼古拉斯·法恩斯沃斯。

法恩斯沃斯显得很担心。“科琳娜很担心，我和佩里也是。我们必须严肃看待这些恐吓电话。喝咖啡吗，探长？”

“谢谢。”他不妨从这个闹剧中了解点什么。看到法恩斯沃斯脸上装出来的担心，霍顿现在更加确定这就是个恶作剧。

法恩斯沃斯示意服务员，给霍顿要了一杯咖啡，也给自己

^①编者注：指吸血鬼。

加了一些。他显得很悠闲，霍顿既厌恶，又暗自羡慕。法恩斯沃斯外表粗犷帅气，又成熟老练，让霍顿想起了詹姆斯·邦德，只是那个角色，而非这么多年来曾扮演过他的演员。霍顿觉得法恩斯沃斯比杰克逊年轻一点，但他也可能猜错了。法恩斯沃斯更高更瘦，体格更像运动员。霍顿猜想，杰克逊可能是法恩斯沃斯选中的与帅气的演员成对比的普通人，也许这就是他被选中的原因。

霍顿对佩里·杰克逊说道：“跟我们讲讲这些恐吓电话吧，先生。”他想既然都已经来了，还是走走场吧。

霍顿脱下帆船夹克，康泰利从夹克口袋中掏出笔记本，从耳后取下一支粗短的小钢笔。

“只是一些恶作剧。”杰克逊摆摆手，不愿回答，“我告诉过科琳娜不要麻烦你，我讨厌小题大做。”

“你第一次接到电话是什么时候？”霍顿无视他的抗议，继续问道。

杰克逊皱着眉，显然意识到不能轻易摆脱霍顿，只好顺从地答道：

“昨天下午六点。我们刚登记住进酒店。打电话的人说，‘你给我小心点。’”

就是说，如果恐吓电话是真的，那么这个神秘的打电话的人，要么是看到杰克逊他们到达了酒店，要么是知道他们计划何时住进酒店。

康泰利问道：“没说别的吗？”

杰克逊看向康泰利。“没有。我说，‘你好，哪位？’然后电话就挂断了。我放好电话，也没多想。昨晚吃完晚饭后，我回到房间，电话又响了。是同一个人打来的。这次他说，‘我已经警告过你。’”

“是个男的？”霍顿问道。

杰克逊看起来很惊讶，好像霍顿应该知道。“是的。”

“这次是什么时候?”

“半夜十二点。”

“还有今天早上?”

“正好八点。”

又是整点。霍顿不知道这是否重要。但是如果是这两个人制造了这些假的恐吓电话，也许他们觉得这样听起来更戏剧化一些。

“这次打电话的人说，‘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’”

“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?”霍顿并不指望能得到一个合理的或诚实的回答。当然，他也没有得到。

“如果我知道，我会告诉你的。”杰克逊厉声说道。

我打赌你不会，霍顿断定，心想如果这些恐吓电话是真的，那么杰克逊到底做过什么，惹怒了某些人。但是他仍怀疑恐吓电话是否是真的。

“只是某个怪人打来的。”杰克逊补充道，康泰利之前也是这么说的。

“你知道确实有人会打来恐吓电话，探长，”法恩斯沃斯插话道，“尤其是在你出名后。”

几乎不可能，霍顿心想，盯着法恩斯沃斯，想确认他是不是在开玩笑。不是，他非常严肃。

霍顿看向面带怒容的杰克逊：“你能描述一下他的声音吗?”

“我已经告诉你。是个男人。”

“有口音吗?”康泰利从中斡旋，想缓和一下气氛。

杰克逊皱着眉：“没有。”

“说话优雅还是普通?”康泰利追问道，停下了记录。

“天哪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“声音年轻还是苍老?”

“电话中的声音听不大准，巡佐。”法恩斯沃斯和气地说道。

法恩斯沃斯的语气，或者说是说话时屈尊俯就的笑容，让

霍顿很是恼怒，但是康泰利只是点点头，似乎刚刚了解到了什么。霍顿知道他在装傻。霍顿觉得，康泰利看上去比圣诞节休假之前瘦了点，憔悴的脸上黑眼睛陷得更深了。康泰利总是很高兴的，但现在脸上似乎笼罩着一层愁云。霍顿知道原因。周四是康泰利的父亲的葬礼。

“有时候你总会有些印象的，先生。”康泰利说道。

“年轻的，不是年老的。”杰克逊很恼怒，无奈地说道，“我是说他的声音不像有些老年人那样发颤。”

康泰利似乎花了好大一会儿才在笔记本上记下来，霍顿知道他是故意的。康泰利也注意到杰克逊的不耐烦和法恩斯沃斯的不屑了。

霍顿问道：“有谁知道你们住在酒店？”

科琳娜答道：“只有我们自己。我订的酒店。”

“有没有家人、朋友或者商业伙伴知道？”

“哦，当然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你指的是他们。不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人。”

“也许你可以给康泰利巡佐一份名单。”

杰克逊大声呼气，不满地抗议道：“真是浪费时间。”

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先生。”霍顿冷冷地盯着杰克逊，坚定地说。杰克逊气得满脸通红，但他紧抿着双唇，什么也没说。在霍顿看来，他是个暴脾气。“以前有人恐吓过你吗？”

“你看，我确定你肯定有比这重要得多的案子要办，这件事就不劳烦你们了。”杰克逊把椅子往后挪了挪，准备起身，但霍顿和康泰利都坐着不动。

“电话是打到酒店的座机而不是你的手机？”霍顿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它一定要通过交换机。我们将会核查，并会筛查打到你房间的电话。”说完，霍顿起身拿起他的夹克，“你们在朴茨茅斯待多久，丹顿小姐？”

“到周六。”

“如果再有恐吓电话，请告诉我们，杰克逊先生？”霍顿掏出一张名片，递过去，“或者有何异常情况？”

“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。”杰克逊看着手表，“现在，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，我已经迟到了。回见，尼克。”

为什么霍顿觉得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恐吓，而不是友好的告别？

法恩斯沃斯对霍顿解释道：“他平常不会这么暴躁的。这些电话让他很焦躁，比他表现出来的要严重多了。科琳娜，你报警是对的，但是探长，就像我说过的，很可能只是某个疯子干的。”

法恩斯沃斯也看着表。霍顿注意到，跟他的衣服一样，他的手表也是名家设计的，价格昂贵，但是杰克逊的衣服和手表都是从高街连锁店买来的。

“我们该走了，科琳娜，”法恩斯沃斯边说边把椅子推进去，“我们不是要去见潜水船的老板吗？”

她急忙起身，在大手袋里摸手机。“我给他们打电话，说我们已经在路上了。该死的杰森呢？”他们离开餐厅时，她正在拨号码。

霍顿看着他们离开。他更加确信这就是他们的宣传伎俩，但是还是说道：“我会问问酒店的工作人员，只是表示我们会处理这件事。邦尼，去弄一份知道他们住在这儿的人的名单。”

值班经理确认在提到的任何时间里，都没有电话接到杰克逊先生的房间，公共区域也没有电话可以直接打到客人的房间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恐吓电话是真的，那么一定是从酒店另一个房间打过来的。

霍顿要求打印一份前一天晚上和今天早晨入住的客人名单。经理很热情地答应了，就像霍顿是检查酒店卫生和健康的检查员似的。霍顿告诉他们稍后他会派一个警察过来拿。他会让沃

尔特斯上网核实名单上的人是否有前科。当然，就算住在酒店的某个人有犯罪前科，也不能说明那个人就是神秘的打电话者。也有可能是酒店的工作人员打的。直到杰克逊再接到恐吓电话——如果他真能接到的话——否则他不会在这个案件上浪费过多的时间。霍顿办公桌上已经堆满了文件，当然并不全是与犯罪案件有关。今天早晨他收到布利斯督察的一封邮件，邮件中提出了又一个垃圾倡议，C. A. S. E. = R. 。他不知道代表着什么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读。

“法恩斯沃斯给了我一张签名照，给玛丽的，”霍顿钻进车里时，康泰利说道，“她会乐疯的。”

玛丽是康泰利五个孩子中的一个。康泰利之前跟霍顿说起过，十岁的玛丽是这个节目的狂热粉丝。

“拿到知道他们住在这儿的人员名单了吗？”

“科琳娜说稍后给我们。你应该听听法恩斯沃斯是怎么骂可怜的摄影师的。”康泰利发动车子，继续说道，“他让阿克菲尔德警司听起来像是主日学校^①的教师。”

停车场很潮湿，风吹拂着。穿过停车场时，霍顿看到法恩斯沃斯钻进他崭新的路虎揽胜里，而科琳娜则把一个太大的旅行袋塞进一辆破旧的福特车的后备箱里，并对一个穿着邋遢、瘦骨嶙峋的男人做了个不耐烦的姿势，让他上车。霍顿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不都坐法恩斯沃斯的车。

无线电响了，康泰利伸手接起。

是史泰德巡佐。“索莫菲尔德警员和西顿警员现在在南海惠特克路的休养天堂疗养院。他们遇到了一点麻烦，需要援助。”

“什么麻烦？”康泰利警惕地问道。

“嗯，不是武装行动。我想这些老家伙不会用武力来争取自

^①编者注：又名星期日学校。英美等国在星期日为贫民开办的初等教育机构。

由的。”

“哈哈，该死的。”

“有个家属在闹事。说他的母亲被袭击了。”

“被工作人员吗？”康泰利关心地问。

“不是，是一个闯入者。但是没有有人闯入的迹象，经理也发誓没有人袭击金士威太太。索莫菲尔德说他们已经尽全力想让她儿子平静下来，但是无济于事。他坚持要与刑事调查组的人谈话，但是沃尔特斯警员还在奥尔德姆码头。”

霍顿知道沃尔特斯是在那儿调查一起疑似的闯入案。他说：“告诉他们我们在路上。”

霍顿有一种感觉，今天会跟往日一样，充满挫败，让人无名地恼火，而最令他烦心的就是自己的事。海滨路上大风呼啸，荒凉冷清，车行驶到这儿，他考虑是否应该给他的律师弗朗西斯·格雷维尔打个电话。

但霍顿还是怀疑，弗朗西斯·格雷维尔是否能创造奇迹，在下周他度假的时候能让艾玛跟他待一段时间。今早的灾难之后，凯瑟琳很可能至少六个月不让他见艾玛。也许去希思罗机场与艾玛道别并不是个好主意，但是现在也为时已晚。正如很多事情也为时已晚一样——他的离婚进行得缓慢又痛苦，对三十年前母亲的失踪的初步调查也毫无进展。

圣诞期间霍顿重读了母亲的失踪人口档案，但并没能猜测出为什么她1978年11月的那天走出詹森大厦后就再也没有回去。他想过追踪一些认识他母亲的人，比如和他母亲在赌场一起工作过的艾琳·伊伯里。但也只是想想，并没有付诸行动。他知道自己之所以会如此异常的优柔寡断是因为，他内心有些许的想法，告诉自己让过去埋葬在过去，继续现在的生活。

这样想着，霍顿到了疗养院。索莫菲尔德一打开门，霍顿就听到一个男子在大声吼叫。索莫菲尔德匆忙把康泰利和霍顿介绍给疗养院的经理安吉拉·诺斯伍德太太。

“他搞得疗养院所有的住客都不得安宁，我已经尽力让他平静下来，但无济于事。”诺斯伍德太太说道。

霍顿注意到了她的爱尔兰口音，诺斯伍德太太——她块头很大，一头染过的金色短发，神情疲倦——看起来要瘫倒了。霍顿在猜想她已经值了多长时间班。他向康泰利点了点头，示意康泰利去吼声传来的地方，西顿应该正在那儿想办法让金士威平静下来，但显然没有成功。

“我从没见过他这样。他通常是个镇定、安静的人，”诺斯伍德太太接着说道，“我尝试着告诉他鉴于他母亲的状况——他母亲得了血管性痴呆——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，但他就是不能接受。”

“金士威太太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她在休息室，在看电视。”

霍顿现在能听到电视的声音，因为金士威已经不再喊叫了。康泰利真是不可思议。“可以带我看一下她的房间吗？”

“在二楼。”

诺斯伍德太太在前面带路。挤过简易的电梯时，霍顿注意到这是一幢独立、庞大的爱德华时代的房子，大厅的装修看起来就像诺斯伍德太太一样疲惫。墙漆已经掉了，楼梯上的地毯有很多地方已经磨得很薄。至少消毒剂的臭味掩盖了尿液和疾病的味道。

楼梯中间有一个小的拐弯。霍顿从窗户往下看，看见一栋平顶的附加建筑和一个小小的公园，从那里可以看见邻近的道路边的公园和房子背部。

诺斯伍德太太说道：“金士威太太和另一位太太住在同一个房间，那位太太在元旦前夜去世了。医生在元旦那天清晨来这儿核实了她的死亡，我敢肯定金士威太太的说法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她只是把夜晚弄混了。痴呆患者是没有时间概念的。她的房间到了。”